

这是一条长水，从上游的县城流出来，一路缓缓地流着，淌着，不晓得转了多少个弯子，拐了多少个汉子，那般潺潺地流进香河村。再往下，打个陡弯，水流略微急了一些，汨汨地涌进一大片荡子。水，涌进荡子之后，便绿了许多，悠然了许多。

刘仁前 著

香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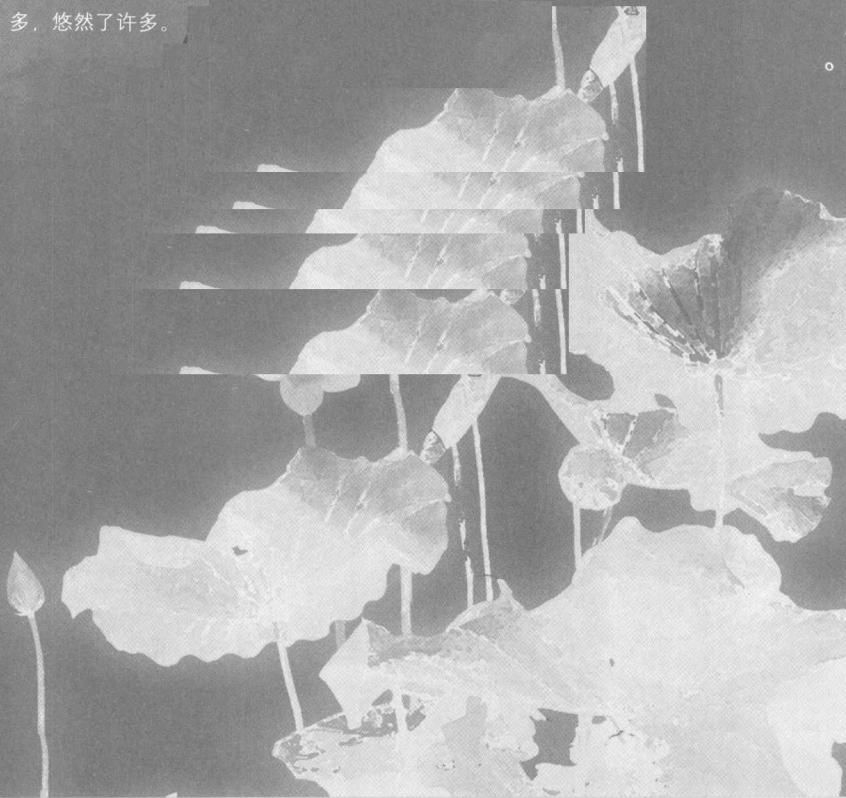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香河

刘仁前 著

这是一条长水，从上游的县城流出来。一路缓缓的流着，淌着，不晓得转了多少个弯子，拐了多少个汉子，那般潺潺地流进香河村。再往下，打个陡弯，水流略微急了一些，汨汨地涌进一大片荡子。水，涌进荡子之后，便绿了许多，悠然了许多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河/刘仁前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

ISBN 978-7-02-007715-1

I. 香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1956 号

责任编辑:孙顺临

装帧设计:刘 静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香 河

刘仁前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02 千字 开本 64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24.25 插页 8

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

ISBN 978-7-02-007715-1 定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谨以此书——

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

献给故乡死去的和活着的乡亲们

第 一 章

这是一条长水，从上游的县城流出来。一路缓缓地流着，淌着，不晓得转了多少个弯子，拐了多少个汉子，那般潺潺地流进香河村。再往下，打个陡弯，水流略微急了一些，汨汨地涌进一大片荡子。水，涌进荡子之后，便绿了许多，悠然了许多。

好大的芦苇荡噢！

满眼尽是芦苇子。碧绿碧绿的一大片，铺向天边，没边没际的样子。阔阔的苇叶在微风里摆动着，沙沙沙地作响。小鸟贴着芦苇叶子上下飞舞着，知名儿的，不知名儿的，这儿一群，那儿一趟，追着，逐着，叽叽啾啾地叫，蛮悦耳的。不时，有几只燕子剪水而落，停在芦荡边的浅滩上，啄些新泥，之后，飞到人家的屋梁上去，辛勤地建造自己的窝。

芦荡里，水浮莲、水花生蛮多的。翠生生的叶子，密密地漾在水面上，与芦苇的碧蛮相容的。偶或，有几只红蜻蜓、灰蜻蜓飞来飞去，蜻蜓们飞累了，便会停在水浮莲、水花生的叶子上歇脚。水浮莲、水花生一多，水底的水草也跟着多起来。这样一来，荡子里的水就肥了。于是乎，野生的鱼虾就多了，野鸡野鸭也因此而多起

来。野鸡野鸭与家鸡家鸭颇相似，只是野鸡尾部羽毛较家鸡长，冠较红；野鸭块头一般说来，较家鸭则小得多，羽毛多光泽，雄野鸭头部有绿亮亮的毛，两翼有蓝色斑点。野鸡善飞，野鸭既善飞，亦善水。乘船傍湖荡而行，常能看到野鸭，扑棱着两只翅膀，两腿划水而翔，在荡面上留下长长的波痕，样子蛮潇洒的。

野生的鱼虾一多，背了青篾鱼篓，穿了皮褂子皮裤子的摸鱼的常来；野鸡野鸭一多，打野鸡野鸭的常来。摸鱼的很平常，没得说头。这打野鸡野鸭的关目山（当地人说法，与“名堂”一词之意相近。当地人说起某某人时，若是说，某某关目山可多呢，就是说有名堂；或者说，某某啊，没得什呢关目山，就是说没名堂）可多啦，值得一说。

打野鸡野鸭的进得荡来，先嗷嗷地吆喝几声，嗷得野鸡野鸭在水面上、苇丛间扑棱棱地飞，这时才放枪。打野鸡野鸭的用的小船那才叫小呢，两头尖尖的，船身窄长窄长的。不识船性的一上就翻，可打野鸡野鸭的不会。他们不仅能上船，船上还得放上好几管长长的猎枪，还有吐着长舌头的猎狗。这会子看出这船的关目山了，窄长窄长的船身与长长的猎枪相配，两头尖尖的，行进起来没什么阻力，随时好调头。打野鸡野鸭，行起船来当然是越快越好。钻在芦荡里面，一不小心钻到呆汉子（呆，音 ái。一头不通的沟汉，当地人叫呆汉子）里去了，打野鸡野鸭的无须费多大神，转身调向划动船桨，船很快就能撤出了。别看打野鸡野鸭的船那么长，船上配的桨却是短得很，小得很。打野鸡野鸭的划起桨来，小船像在水上飞。

打野鸡野鸭，有单个划了小船去打，也有几个联合行动，拉网似的，围了芦苇荡打。这，多半是在晚上。几个打野鸡野鸭的，白天摸准了野鸡野鸭歇脚地，晓得那里野鸡野鸭成了趟，一杆枪对付不过来，用他们的行话说，容易惊窝。这才联了手。联手后，四面有枪，野鸡野鸭想飞、想逃，则难矣。打野鸡野鸭的，最金贵、最看

重的,不是枪,不是船,不是猎犬,是“媒鸭”。这媒鸭是野生的,特灵。主人放出后,它便满湖荡地飞,寻得鸭群之后,便落下,暗中引着野鸭群向主人火力范围靠,抑或哑哑地叫唤几声,给主人报个信。主人枪一响,刚刚起飞的媒鸭,须迅疾掉下,假死。否则,枪子儿是不长眼睛的。这便是媒鸭的绝活了。自然,也有打野鸡野鸭的误击了媒鸭,那就可惜了。将一只羽毛未丰的野鸭,调驯成一只上好的媒鸭,花上三四年工夫,亦不一定满意。

这芦苇荡里,宝贝的东西不止野鸡野鸭,可多呢。在荡里苇丛间飞的,在荡里水底游的,还有在荡里生着长着的,都宝贝得很。单说这荡里的苇叶,哪一年端午节不是抢手货。难怪这芦苇荡有个蛮好听的名字:乌金荡。

这条长水流经香河村的一截子,便叫香河。

香河的河面算不得宽,五六条农家小船可并肩穿行。香河两岸的水柳,疏密有致。细长细长的柳条倒垂下来,抚风点水。香河,漾起一圈一圈的涟漪。开着四瓣小白花的菱角,平铺在河面上,随微波起伏不定,样子蛮轻柔的。

大概是香河水质肥美的缘故,这菱蓬长疯了。挤挤簇簇的,一大片,一大片,几丈宽的河面,仅留下了个行船的道儿。白白的菱花落了之后,嫩嫩的毛爪菱便长出来了。香河一带的菱角,种类单一,多为四角菱,当地人叫做“麻雀菱”。是什么理由,弄不清。话也不能说死了,间或,也有两角的“凤菱”,红红的皮色,蛮好看的。至于那瘦老、角尖的野猴子菱,则是野生的,没得人喜欢。野猴子菱最大的坏处,菱角刺刺的,吃得不好戳嘴,常有嘴馋的细小的(当地人对小孩子的一种叫法,别看乡里人识字不多,有时用起词儿来,还不得不服。这“细小的”,或许有人会说听不懂。只要仔细品味,用这三个字称呼小孩子蛮贴切的,“细”和“小”强调的是“小”的意思,“的”自然指“什么什么人”,比方说,当兵的,教书的

之类，用法颇见水准。有时还有简省为“细的”，与“细小的”同意），为吃角把野猴子菱，把嘴里戳得血直淌。野猴子菱，厉害。

香河一带人种菱，不叫种菱，叫做“下菱”。上年备好的菱种，用稻草缠好，裹好，在朝阳埂子上埋上一冬，早春挖出来，到河面上撒。“撒”的过程，便是“下菱”。下了菱种的水面，在两顶头的堤岸上，得做起两个土墩子，扑上石灰粉子，行船的一看到白石灰墩子，晓得了，这块河里下过菱了。罨泥罨渣的，便不在这块下泥罨子、渣罨子了。

说到翻菱，倒是件蛮要本事的活计。胆子要大，手脚要灵。翻菱，多是妇女所为。想来，菱蓬水淋淋的，与女子更相宜吧。香河一带的女子，多是翻菱好手。一条小木船，前舱横搁上船板，窄窄的，蛮长的，像飞机翅膀似的，伸向两边。翻菱人，蹲在船板上，墨鸭似的。后艄留个撑船的。这前舱的人，上船板要匀。否则，船板一翘，便成了落汤鸡。后艄撑船的，讲究船篙轻点，不紧不慢。快了，菱蓬翻不及。慢了，又费时。乡里人一年四季没得多少闲工夫，时光金贵着呢。试想，绿绿的河面上，五六个女子，簇在一条小船上，定然是色彩斑斓，流水潺潺，菱蓬起落，嬉笑不断。

香河南岸，柳树丛中，水桩码头一处挨着一处，顺岸势排开，离河岸有的远，有的近。

这便是香河村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了。

苏北兴化属水网地带，出门见水，无船不行。河道野藤般乱缠，有河必有村，有村必有河。河是藤，村是瓜。瓜不离藤，藤不离瓜。三步一村，五步一舍，大小大小，瓜儿似的，村舍相挨。一村鸡啼，村村鸡啼；一舍狗叫，舍舍狗叫。村村舍舍，鸡啼狗叫，好不热嘈（热闹的意思）。

香河也是藤，是藤就有瓜。

“碗口大的庄子，筷子长的巷子。”说的就是香河村。说是碗口

大，纯粹乡里人通俗的说法。言下之意，村子太小了些个，不大好意思说出嘴呢。逢年过节，乡里人走亲访友，互不相识的碰到一块，交谈起来会问：“某某人，哪个庄上的？”被问者若是来自安丰、戴窑、黄皮、沙沟、中堡之类大庄子上的，便会爽爽快快地应声而答：“安丰的。”抑或：“黄皮的。”总之，是哪块的就说哪块，回话蛮干脆。如若是来自香河这样的村子，自会打个过场：“比不上你们安丰噢，庄子碗口大，不说也罢了，蛮不好意思的。”再三追问，才会说出庄名：“香河村，舍上的。”

香河村真是小。巷子翻来覆去就这么一条：碎砖铺的，上了年岁了，早被踏得滚滑亮光的了。巷子左一弯，右一曲，弯弯曲曲，穿透整个村子。村里人叫它龙巷。这可是有来头的呢。听老辈人说，香河村真龙地，靠活水，风水好着呢！是个出能人的所在。早在清朝，就有个大学士来过香河村。那可是个在朝廷里当了官，著书立说的人物，他的《艺概》，名闻天下呢！他来香河村做什呢哟？认族。他家老祖宗的坟在香河。人家是一片真心，可满村子的人哪个敢认？！罢了罢了，你在朝廷做事，当什么帝师，伴君如伴虎，稍许有一点点子不小心，得罪了皇上，龙颜大怒，降下罪来，那可是要诛灭九族的。大学士族没能认得上，还是留下手书对子一副，叫“蓬莱文章建安骨”什么的，由村子上辈分最高的老人保管着，代代相传。老人晓得，这族是万万不能认的，但人家的心不能拂掉，得让后辈们也晓得。哪个也说不清过了多少年，这副对子传到老人的曾孙子手上，碰上了轰轰烈烈的年代，说是“四旧”，留不得，被投进了火海。村民们自然并不怎儿舍不得，一张黄巴黄巴的破纸，弄不好惹祸全村，烧就烧了。可那个曾孙，想着自己还是个教书人，觉得对不起祖宗，咬恨丢弃了手中的书本，半路出家，开起了豆腐坊。直到若干年后，对他孙儿提起这事，总还念念有词：“香河村真龙地，是个出能人的地方啊！”

第 二 章

香河村，一村七个生产队，一百三四十户人家，靠龙巷两边住定。家前屋后，栽上几棵杨树、柳树，间或，也会有几棵榆树、槐树、苦楝树。春来杨柳泛绿，浓荫覆盖，如烟似雾，整个村子全笼在绿荫里，成了个绿色的世界。村子算不得大，扳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，自然也就能道得出各家姓甚名谁。一家办事，热嘈一村。哪家姑娘出门子，哪家小伙（当地人的习惯叫法，儿子不叫儿子，叫小伙）订亲了，想瞒也瞒不住。就连夫妻间的私房话，弄不好也会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闹得满村皆晓，好不叫人难为情。更有些厚脸皮的小伙，与刚过门的新娘子调笑起来，海口夸得更大：“新娘嫂子哎，不怕你新来初到，我也知你的根底。”“你能晓得些什呢吵？”新娘子有些不服。“你家嘛，大门朝南烟囱朝天，新马桶靠铺边，我家大哥哥睡西边，你新娘嫂子睡东边……”没等小伙子说完，有人插话：“怎儿睡反了？”（本地乡俗，一张床，男将睡东边，女将睡西边，以示男人为一家之主）“我那大哥有点怕婆娘！”小伙子笑嘻嘻地朝新娘子做个鬼脸子，像在问，“你家的情况，我晓得怎么样？！”臊得新娘子粉嘟嘟的脸盘子红得什呢似的，“呸！嚼舌头！”新娘子边骂边赶

快夹了给男人做的鞋底，收起针线，抽脚便走。新娘子晓得，这些小伙要是再“荤”起来，话就不能入耳，难听了。这是笑话。不过，村上人知根知底，确实的。

村上有一班豆腐坊，一家代销店。豆腐坊摆在村东头，也就是龙巷的龙头上；代销店位居村西头，自然是龙巷的龙尾上了。乡里人日子过得紧巴紧巴的，平常无事不大往这些地方去的，所谓眼不见，嘴不馋，能省则省，粗茶淡饭惯了。这是说的平常无事，要是家中来了人，到了客，那豆腐坊、代销店还得去。香河村人省归省，当用不可砍（砍，当地人读 kān。削减省掉的意思）。老辈人留下的规矩便是如此，哪能不懂礼数呢。于是，到村东龙头上豆腐坊里拾上几帮豆腐。买豆腐，不叫买，叫拾，再现的是买卖双方交易时的场景，店主人多半是从养水的缸里、桶里拾出豆腐，放进买主的瓷盆里，抑或淘米箩里，然后擦擦手上的水，接过几枚铅壳子（硬币的俗称）。很多时候，不是现钱交易，手头不便当呢，没关系的，欠账。如此一来，拾倒比买更贴切了。至于“帮”字，跟“块”同意，乡里人叫“帮”叫顺嘴了。再到村西龙尾代销店里打上一斤“大麦烧”（当地人用麦子、杂粮做原料，在自家土窖子里酿造而成的酒，便叫“大麦烧”，其实并不一定全是大麦烧酿的。这种酒质地差得很，味寡如水。即便如此，就算是平日里馋酒的，也只有家中来人到客时才喝得上），有这两样，便可待客了。若是讲究一点的，再到村西龙腰上，谭驼子家抓两条活蹦乱跳的刀子鱼，红煮、白烧均可待客。

村东，龙头上，是老先生柳安然的坊子。柳安然家属一队。早年间，烧了副对子，半途改道，才开起了豆腐坊。老人家生有两男一女，大儿子柳春耕，二儿子柳春雨，一个女儿柳翠云。柳安然老伴去世早，这三个孩子全靠他既当老子又当娘，一把屎一把尿，好不容易拉扯成人。原想，孩子们一个个大了，该省省心了。非也。

村西，龙尾上，是三奶奶家的代销店。三奶奶家属四队。三奶奶一家四口，二儿子叫“二侉子”，二侉子的婆娘李鸭子，三儿子叫

阿根伙,还有一个丫头叫琴丫头。据说,三奶奶原本有一个大儿子,很小就死掉了。算起来,三奶奶家还是军烈属呢,她家男将是死在部队上的。

与柳安然家一比,三奶奶家没有一个有正正规规的名字的。其实,在香河村,难得有正正规规的名字的,柳安然原本是个教书先生,识字断文自不必说,于是乎,给自己的细小的都正儿八经地起上名字。这等要求,摆在一般人家就难矣。做娘老子的,斗大的字识不得半箩筐,哪有能耐给自己养的细小的取名字吵。再说了,乡里人哪有那么多的讲究,光起个正正规规的名字管什呢用,庄稼地里要能做活计,会过日子才是正儿八经的呢。于是乎,香河一带,没结婚成家的男孩子均叫什呢什呢伙,喊起名儿,便是“春扣伙”、“鸭根伙”、“狗伙”、“虎伙”五花八门;没过门的姑娘均叫丫头,平日里一喊,“春丫头”、“英丫头”的,甚至“鸭丫头”、“狗丫头”都有。本地乡俗如此。

这几天,柳安然的豆腐坊里可热嘈啦。按说,这不过年不过节的,有什呢好热嘈的吵?!有人给柳安然家大伙说媒了。听说,说媒的原是想给老二柳春雨做介绍的。可柳老先生不答应:“成何体统,成何体统。”老先生用意很是明了,老大柳春耕二十五六岁了,要不是长个五短身材,早该成家立业了。老二才二十出头,晚个年把不打紧的。这种事情,该是老大先,老二后,长幼有序嘛。

香河一带,青年男女,先恋爱后结婚的有,恋上了结不成婚的也有。但,先结婚后恋爱的更多。他们的婚事,几乎由媒婆“承包”了。说媒,当地人称之为牵红线,原本是件好事。如若说得好,青年男女之间便能架起座“鹊桥”,两人姻缘一线牵;如若说得不好,那便是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”,误了双方一辈子。在当地说媒的,大致有三种情况:一是“三姑六婆”的“媒婆”,二是成人之美的“红娘”,三是男女双方主动拜托的“月老”。略微有些个社会阅历的都

晓得,这“红娘”、“月老”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还不坏,均有成就美好姻缘的动人故事。而这“媒婆”,怕是三者中顶叫人憎恨的了。媒婆多数靠三寸不烂之舌做“谎媒”。媒婆们抓住男女双方的心理,一味地甜言蜜语、天花乱坠,把双方均说得天上有地下无,神气活现的,结果是越往好处巴(盼望之意),越是大失所望,巴来巴去,落得个婚姻不幸,男女双方均大呼上当。因而,媒婆也时常遭到小伙姑娘们的斥骂:

媒婆,媒婆,
牙齿两边磨。
又说男方家中富,
又说姑娘似嫦娥。
臭说香,
死说活。
骗走我家二斤猪肉一斤面,
外带两只大白鹅。

久而久之,为防止说谎媒,当地人会先让媒婆望望主人家家神柜上三样物件:镜子、秤、篋尺。这里头用意十分明了:一为告诉媒婆,主人家心似明镜,家境富裕,有秤称粮食,有尺量布匹;二为暗示媒婆,要以这三样物件去与对方权衡一下,照一照黑白,称一称轻重,量一量长短,是否门当户对、郎才女貌。这里头,双方均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,就是从来不去问男女双方对亲事是否愿意。即使如此,媒婆在一对新人成婚前及成婚的喜日,均是受人敬重的。不管男方家境是贫是富,三顿酒是必请的:请媒酒、待媒酒和谢媒酒。一次都不能少。不仅如此,请媒婆吃饭前,每回都得备好了“礼”。多半有这样几样:二斤猪肉,两条鱼,双份茶食(糕点之意,在那食品单一的年月,茶食多为果子之类)。难怪当地有“好吃做媒”一说。

这刻儿，四队上的媒婆李鸭子正跷着二郎腿，坐在柳安然家堂屋里大桌子旁边，边喝着红糖果子茶，边向柳安然介绍邻村杨家庄某个姑娘的情况呢。李鸭子，不就是龙巷西头二侉子家婆娘、三奶奶的儿媳妇么？正是。她虽说嫁到香河有几年了，可自己还不曾开怀（尚未生育之意）呢，倒蛮喜欢给人家说媒的。正是人们常说的，百人百性子，百人百喜好。

“柳先生，我说的这个丫头，大名杨雪花，今年二十三，高高挑挑的个头，瓜子脸长长的，眼睛大大的，长得一张乖巧的嘴，能说道。一条乌黑的长辫子，跟翠云丫头的差不多长，蛮讨人喜欢的。”

“二十三，好像岁数不小了嘛，是实足年龄，还是虚岁吵？”柳安然不曾过多听李鸭子说姑娘的长相。他心里有把尺，漂亮不能当饭吃。更何况自家的大伙长得就平常，将来娶个标致婆娘回来，未必压得住，若是压不住，则未必是好事情。

“虚岁，是虚岁。二十三与春耕伙配正巧呢，你没听人家说么，男大三金山靠银山。”媒婆李鸭子身子朝大桌子对面的一家之主抬了抬，连忙三地说。

“嘴会说不会说倒在其次，不晓得田里农活可拿得出手？”柳安然边问话，边从大桌子上拿起铁壳子热水瓶，举手要往李鸭子的茶缸里加水。李鸭子连忙接过热水瓶，“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自己来。”给茶缸里增过茶之后，李鸭子喝了一口，才接过老先生的话题，“这个丫头，农活没得话说，栽秧、薅草，收稻、割麦、拔菜籽，挖墒、挑河、上大型，样样活计精得很，在杨家庄的丫头里头是数一数二的好手呢。”

柳安然和媒婆李鸭子正说着呢，老大柳春耕、老二柳春雨兄弟俩背着打农药的喷雾器，回来了。

在香河一带，像柳春耕这样，二十五六岁还不曾成家的，少。村上跟春耕一般岁数的，细小的都跟在老子后头溜了呢。一到中

饭市、晚饭市(乡里人的说法。细细想来,这“市”字,用得蛮巧妙的。市,买卖之意隐含其间。到了饭店卖中饭了,卖晚饭了,自然也就到了吃中饭、晚饭的时候了),龙巷上,大人、细小的一个个捧了个饭碗,蹲在一块,边吃饭边说闲话。一望,便可晓得哪个细的是哪家的。大人南说江北说海,细小的也灰头斜脑地听。听的时辰长了,碗里的饭菜没有了,便会到自家大人蓝花大海碗里扒。大人说得正起劲呢,也就没工夫理会细小的了:“去去,自己腿子断了,不能家去盛啊。”一双筷子一该(拨开的意思),细小的手上的筷子该掉下来的有,该得细小的哭声呜啦的也有。从大人碗里扒不到现成饭,细小的只好捧着自己的小二碗,家去。

柳春耕自己也懊恼,老子个子蛮高的,老二个子也不矮,就连翠云丫头身材也是生得高高挑挑的,唯独到自个儿变成了“武大郎”。除了身材矮一点,其他,哪块也不差似人啊,浓眉大眼,虎背熊腰,浑身的疙瘩肉,劲鼓鼓的,哪样农活拿不起来?!可就是没得姑娘看中,弄得他老子心事重重的,好像自个儿要打光棍了似的。这打光棍可不得了,乡里人讲究的是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。连个婆娘都没得,还谈什么呢“后”不“后”的吵。自然是“不孝”定了。柳春耕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爬的蚂蚁,又说不出嘴。每日里,劳作了一天到家也不多话,吃了夜饭上床,也不高兴和春雨伙说闲话。

柳春耕家正屋三间,朝南向,红砖砌成的空心墙(当地人的独创,砌实心墙费砖,自然也就费钱,乡里人没那个实力,变着法子也要把墙砌起来),大洋瓦盖的屋顶。这在村子上就上数了。香河村,多半是土坯墙,草屋顶。也就是他老子柳安然早年是个教书先生,手头有点儿积蓄。此外,砌得起这样房子的只有村子上的干部了。柳春耕家正屋背对香河。前面土坯墙围成个院子,挨西边搭了个小平顶,也是红砖空心墙,顶是水泥浇的。靠正屋砌了个楼梯子,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,从楼梯子可上得平顶上。这平顶的好处,一到夏季就望得出来了,其他时候不觉得。

前院墙上开了个大门,正对正屋的堂屋,门不是木板的,是用柳条和芦苇混编而成。大门一开就是龙巷。院子里靠南院墙,一字排长了三棵苦楝树,树怕是有了年头了,枝枝杈杈都伸到院墙外龙巷上去了。正屋后身并排着,还有一进,三小间,土坯草房。前后两进之间,两顶头用杂树棒子围了起来,也算是个后院了。正屋的堂屋不仅有前门,好通前院,也开了个后门,通后院。后院的草房与正屋一般格局,也是开着前后门,前门通正屋,后门通香河的水桩码头。

一家之主柳安然,住在正屋的东房间。当地风俗如此,一家之主不住东房间,哪个敢住东房间?! 在乡里人眼中,东房间是上手,上手为大。正屋当中一间是堂屋,香河一带的人家都是这样的格局。正屋的西房间住着柳春耕、柳春雨两兄弟。前院西边平顶房里住着柳翠云。按说,一个丫头,住在正屋里紧阵些(安全一点的意思),有院门、大门两道门呢。平顶子直通在外头,虽说也有门,总不如正屋紧阵。这里头看得出,柳安然虽然识字断文,教过书,也和香河村人一般,重男轻女呢。在一般香河村人心目中,丫头家,在上学读书、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不大重视。他们自认为,女生外相,不管到哪天子,终究是人家的人。

后院草房子里是磨豆腐的作坊。东间砌着大锅灶,开三个灶堂口,内边支的一口大江锅,是烧豆浆用的浆锅,其灶膛比平常人家家里的灶膛要大好多。中间和口边两个灶膛均小得多,口边的最小,灶膛上安的铁锅与平常人家煮饭锅一般。其实,中间、口边的锅就是煮饭为主的,早跟头(凌晨之意),不曾烧早饭呢,中间、口边的锅会用来过浆,把大江锅里的浆往另外两个锅里舀,好给豆浆点卤。当中一间支着一副石磨子。磨盘放在一张不大的桌子上,靠着磨盘有一只不大的缸,从磨盘上磨碎的豆浆就淌进缸里,再舀到江锅里烧。磨盘子上支有一个三角形的木架子,推磨用的。一头套着石磨,一头有个横档,人好抓着顺着一个方向用力,石磨就

能转动起来。横档上扣着两条绳子，拴在屋梁上方，成水平。这样一来，推磨的要省好多力气呢。西边一间放着长方桌子，还有几只大水缸。长方桌子上堆的是压榨豆腐、百页用的木框子，木框子四周有面，上下无底无盖，但底板、盖板均可外上，活动的，便于脱卸，而不至让豆腐、百页不得成型。豆腐要压，百页要榨。压，说来简单，点好卤的豆浆，倒进装好底板的木框内，盖上盖板，加上几块重物件儿，废弃的磨盘之类最好，干净，压重。榨百页就烦些了，同样得有装好底板的木框子，内底先垫上长长的白粗布，舀一勺浆，放一层布，舀浆要匀，放布要平，要松紧适宜。这样一层一层，一来一回，到了木框口了，盖上盖板，用一根长木棍撬着朝下压，这木棍不用人力，木棍一头别在铁环内，力量自然就到了。压榨多长时间，是有讲究的。做豆腐百页的师傅多半不会说，这牵涉到豆腐百页的好坏呢。几只大水缸，是用来养豆腐的，百页只需用湿布裹好，卖出时要多少取多少。好师傅做出来的百页，一斤几张都是有定数的，不用上秤称，数数张数，一笃准。柳安然老先生出手就是这样。新做好的豆腐不能干放，得养水存放。粗瓷水缸透气，养豆腐好，不易变味。这草房三间，是没有山墙的，间间相通，便于劳作。这新鲜的豆腐百页，出得作坊，便可从后门上得水桩码头，再摆到小船上，划到外乡去卖。本村人，一般会上门来拾的。

后院内，靠草房南墙还砌有一个鸡窝，外边一个箴制的鸡笼子。当地人没有不养鸡的，小鸡仔多半养在鸡笼子里，秋收时节，好抬着鸡笼子到割了稻子的稻田里，让正在长身体的鸡们吃上新鲜的稻谷。镰刀下总会有掉落下来的稻穗的。小鸡仔变成老鸡了，变成蛋鸡了，就养在砌的鸡窝里了。再放在外边养野了，不归家，蛋就不会生在家里的鸡窝里了。村上细小的，玩躲选蒙子（乡里小孩子的一种游戏，跟捉迷藏类似），时不时地会从人家草堆狭当里找到鸡蛋，就是那些野在外头的蛋鸡生的。再野野，连鸡子都会没得了。所以，老鸡、蛋鸡的窝是砌好的，固定的。当地人家养